

古代汉语

上册

丁贞蕖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PDG

说 明

自1980年以来，《古代汉语》以内部教材的形式印刷过多次，先后做过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函授、自学考试的教材，同时供校外有关单位使用。在几年来的使用过程中，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地补充完善。此次正式出版，又进行了较大的修订。

本教材供高等院校中文系本科生使用，同时适用于中文函授生、夜大生、参加自学考试的学生，以及广大的古代汉语爱好者。

本教材力求科学、系统，同时注重实用。全书内容包括基础知识、思考与练习、文选三大部分，共分上、下两册。基础知识共十五章，系统地讲述了文字、词汇、语法、工具书、古书注释以及《诗经》《楚辞》用韵、诗词格律等方面的知识。思考与练习分列于各章的基础知识之后，结合所讲知识，提出了一些帮助思考和加强实践的习题。文选注意长短结合，选取了一部分历代比较优秀的、语言特点较突出的散文和韵文（其中以先秦、两汉的散文为主），同时选入了少量无注和加古注的篇章，所有文选大体按时代顺序编排。学习古代汉语，主要为了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因此使用此教材时，必须尽可能做到这三大部分内容彼此联系，相互配合。

本教材由辽宁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同志集体编著。各章基础知识及思考与练习的执笔分工是：丁贞墓执笔绪论、第一章、第十五章；崔棠华执笔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第八章；乔魁生执笔第十章、第十二章；孙静斋执笔第九章、第十三章；宋今执笔第四章、第五章；傅庭林执笔第十一章、第十四

章；王魁伟执笔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第二节。

文选注释分别由教研室各位同志承担。

全书由丁贞蕖主编审定。

本书修订时间仓促，舛误疏漏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著者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绪 论

“古代汉语”以古代汉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

古代汉民族语言，今天保留下来的只有用文字记录的古代书面语言。古代书面语言的材料很多，有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和历代各种文化典籍。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古代汉民族语言的重要材料。其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历代的文学作品。

古代书面语言材料不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先秦两汉作品和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的语言。这一类就是通常所谓的“五四”前的文言。另一类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作品的语言。这一类就是通常所谓的古白话。这两类作品的语言代表了古代汉民族的书面语言。它们是“古代汉语”最主要、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因此，更确切点说，“古代汉语”主要研究古代汉民族的书面语言。即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等方面对古代汉语的规律特点进行研究。

学习“古代汉语”这门课的目的之一，是培养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以便更好地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我国就出现了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相当成熟的散文。几千年来，我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需要我们去整理、总结，“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真正做

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要完成这艰巨而又有伟大意义的任务，当然首先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此为指导去进行分析。但是，浩如烟海的古籍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由于古今时代不同，语言有了不少变化，因此今天阅读古籍就必然遇到不少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打开一篇文言文，遇到不少之、乎、者、也一类的虚词，实词也有不少不认得、不知该当什么讲的，有时即使每个字都认得，单个看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而连起来就不会讲了。只有扫除了语言文字障碍，明白讲的是什么内容，才能分辨内容是精华还是糟粕，才能决定从中吸取什么，剔除什么。如果对一篇古文连讲的什么内容都不知道，又怎么谈得上批判继承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汉语规律好比是阅读古书的工具。通过学习“古代汉语”这门课，掌握古代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方面的基本规律，从而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从这方面的作用来看，“古代汉语”又可叫做“工具课”。

吸收古代汉语中有生命的东西，提高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也是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

由于时代的发展，古代汉语已经成为历史语言，不再被我们现代使用了。但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而是同一种体系的语言。因此，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方面，都反映了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的继承性。如现代汉语使用的“叶公好龙”、“缘木求鱼”、“破釜沉舟”、“画蛇添足”等不少成语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这些成语，既简练形象，又含义深刻。有些文言句式，如“何罪之有”、“唯你是问”、“何其多也”等，如今有时还被人们使用。这种成语或文言句式，如果使用恰当，就能大大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再如一些文言虚词，如果运用得好，也能产生好的效果。总之，通过学习古代汉语，对古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方面的规律理解了，熟悉了古代汉语与现代

汉语的相互联系，就能更好地运用现代汉语。“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古代汉语”的内容包括基础知识、文选和常用词，我们专门讲解的是前两大部分。

基础知识部分：就古代汉语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较系统而又有重点的讲解。所谓“较系统”，就是各章之间和每章的内容尽量注意前后的联系。尽量防止孤立地、零散地讲一些问题。比如语法部分，先讲词法，后讲句法；词法又先讲虚词，后讲实词。所谓“有重点”，就是每个部分的内容突出与现代汉语不同的部分，相同的部分从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同一体系的语言，有相同的部分，但由于古今时代的不同，又有不同的部分。相同的部分，有现代汉语的知识作基础，比较容易理解，不作为重点，主要突出不同方面。比如古今词义有相同的方面，古代的山、水、牛、羊等基本词保留到现在，意义不变，容易理解，简要地讲一下就明白了；而有的词的意义古今有差别，如“走”，现代是指一步一步地行走，古代却指跑；“去”，现代指到那里去，古代却指离开。这类古今有差别的词义很容易按现代的词义去理解，因此要突出古今相异的部分。当然，以古今不同的部分为重点，并非说古今相同的部分就不重要，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不可忽视。不懂相同，也很难认识相异。

语音部分的基础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这部分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下子难以掌握，因此除诗经用韵和诗词格律外，其他内容未列专章讲授，只是在讲有关内容涉及到时，讲一讲最基本的常识。

工具书和古书注释与阅读古书有直接关系，因此介绍有关的基础知识。

文选部分：古代语言规律是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在学习古代语言规律时必须同时熟悉大量的语言材料。古代文选由古代的语言材料组成，因此，古代文选是“古代汉语”不可缺少的内容。

文选选自先秦到明清的文言文，既考虑到语言材料的典型性，也注意文章的思想性。虽然文选是作为语言材料来运用，但由于文章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对待古代文选不能只注意其语言特点而忽视其思想内容，必须用正确的观点去分析文章的思想内容。对有些语言材料比较典型而思想观点问题较严重的文章，选用后在注释中作了必要的批判。

文选本应包括文言文与古白话文两个部分，由于文言文的难度大，因此主要是选讲文言文。

从时代看，文选既有先秦两汉的文章，也有以后历代仿古的，其中以先秦两汉的为主。为什么呢？第一，先秦、两汉与现代时间相距最远，与现代汉语相差最悬殊，难度最大；第二，历代仿古的文章，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变化，但基本规律变化不大，因此重点掌握了先秦、两汉文章中的语言规律，后来历代仿古的文言文就好学了。从文选的体裁分，有散文也有韵文，其中以散文为主。因为韵文常常因平仄或用韵等格律的限制而在用词造句上有特殊的变化，比较能反映一般语言规律的还是散文，所以以散文为主。而韵文也是古书中很重要的部分，为了认识韵文的规律特点，所以文选中也有一部分韵文。

基础知识与文选两部分内容都十分重要。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偏废。离开了文选去学基础知识，缺乏大量具体的语言材料，只能结合少量的、孤立的例句去理解，基础知识就很难理解消化；离开了基础知识去学文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作指导，

往往只是讲一篇会一篇，而且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常用词。阅读古书，经常会遇到一些字词不理解，有的似乎理解，但不敢肯定是否理解得准确。如果能有意识地掌握一些常用词的常用义，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谢”是在古书中常出现的一个词，而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意义：道歉、推辞、告诉、感谢、凋谢。其中“道歉”义在上古最常用，“凋谢”是后起义，“感谢”、“凋谢”与今义同。了解了“谢”的几个意义之后，再在古书中遇到“谢”，就会联系上下文而确定其意义。可见常用词也应是“古代汉语”的重要内容。常用词掌握得越多，读古书遇到的障碍就会越少。不过，这部分内容不单列出来一个一个地讲，而是结合学习文选和使用工具书去有计划地掌握。每学一篇文选，都有意识地归纳一些常用词的常用义，文选学多了，常用词也掌握得多了。使用工具书时，查到一个词的几个意义，有意识地记住，再结合学习文选去巩固。这样结合文选和工具书去掌握常用词就能收效大。但如果对常用词不重视，不把它作为一部分重要内容来学，就会收效甚微，达不到预想的目的。

根据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和这门课的内容，学习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基础知识里讲的一些规律是从大量语言材料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因此它是抽象概括的。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规律和语言材料的关系，可以把学习规律说成理性认识，把学习文选的语言材料说成感性认识。学习古代汉语必须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学习文选，加强感性认识，掌握文章中大量的字、词、语、句，在此基础上学习基础知识中所讲的规律，对规律就能理解得深透，掌握得牢固。学习了一些规律又再去学习文选，运用已经掌握的一些规律去结合具体文章，这样不仅能加深对已学规律的理

解，而且学会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我们在文选中遇到不少有文言虚词的句子，有了感性认识，然后去学习基础知识中总结的虚词的用法，对其中总结归纳的虚词的一些基本用法理解就容易，然后再用已经理解的虚词的通常用法去学新的文选，就会感到心里有数，不再那么盲目了。如此循环往复，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不断扩大加深学到的知识，培养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

其次，学习规律要注意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既掌握一般的规律，也要重视个别例外。比如在讲古代宾语前置的句式时，说在先秦时否定句代词作宾语常常提前，这是就普遍的情况而言。同时又指出先秦时也有否定句代词作宾语不提前的情况，这是就少数例外而言。前者是多数情况，后者是少数情况，要辩证地来看二者的关系，既不能只看到普遍规律而忽视少数例外，也不能用少数例外去否定普遍规律。因此在学习时要注意“常常”、“一般”、“多数”或“有时”、“个别”、“少数”等不同提法。

再次，学习古代语言规律要有时代观念。古代汉语是指古代几千年的书面语而言的。在几千年间，虽然文言文的规律变化不太大，但也多少有些变化。比如否定句代词作宾语常提前的句式，在先秦时代的文章中最突出，而从两汉的文章开始，不前置的句式逐渐增多，这是在发展变化，而不是例外。再如先秦、两汉时期量词较少，而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量词逐渐增多。再如词义的发展有“古义”、“后起义”的提法，所谓“古义”是指先秦时期常用的词义而言，所谓“后起义”是指两汉后产生的意义。因此，在学习时要注意不同时代的变化。当然，“古代汉语”不是“汉语史”，不可能每一个问题都从史的角度去讲。

最后，学习文选要注意个体与整体的结合。在一篇文章中，词对句来说，词是个体，句是整体；而句对段、篇来说，

句又是个体，段和篇是整体；段对篇来说，段又是个体。在学习文选时，特别要注意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我们掌握了一个词的多种意义，而这个词在具体句子中如何讲，一定要把词这一个体放到句子这一整体中去看该用哪个意义最合适。比如同样一个动词，在这个句子中是动词的一般用法，在另一句中又是使动用法，怎么判断呢，必须把句子这一个体放到段、篇这一整体中去理解。就这样结合整体去理解个体，理解了个体，又进一步理解了整体。这告诉我们，结合上下文去理解字、词、句十分重要。

学习“古代汉语”，培养提高阅读古书能力，是指通过学习后，能够运用学过的基础知识，结合工具书去独立地解决一般文言文的问题；而不是说学习了古代汉语后，阅读古书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只能打下一定基础，还需要今后长期在实践中不断努力提高。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怎样使用工具书	(1)
第一节 要了解常用工具书	(1)
第二节 要会检字法	(14)
第三节 要会定音	(22)
第四节 要会选义	(29)
思考与练习(一)	(31)
第二章 汉字的结构及汉字的字体演变	(35)
第一节 汉字的结构	(35)
第二节 汉字的字体演变	(47)
思考与练习(二)	(54)
第三章 古今字 通假字 异体字 繁简字	(56)
第一节 古今字	(56)
第二节 通假字	(61)
第三节 异体字	(66)
第四节 繁简字	(68)
思考与练习(三)	(72)
第四章 词的构成	(74)
第一节 单音词 双音词	(74)
第二节 双音节单纯词	(79)
第三节 双音节合成词	(87)
思考与练习(四)	(93)

第五章	词的意义	(96)
第一节	古今词义的异同	(96)
第二节	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101)
第三节	词义演变的规律	(109)
第四节	同义词辨析	(114)
第五节	怎样确定句中的词义	(121)
	思考与练习(五)	(124)
第六章	介词 兼词	(127)
第一节	介词	(127)
第二节	兼词	(141)
	思考与练习(六)	(144)
第七章	连词 副词	(146)
第一节	连词	(146)
第二节	副词	(159)
	思考与练习(七)	(169)
文 选	(171)
左 传	(171)
邾伯克段于鄢	(171)	齐桓公伐楚	(175)
蹇叔哭师	(178)	晋灵公不君	(180)
齐晋鞌之战	(185)	楚归晋知罇	(190)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	(192)△	徐吾犯之妹适子南氏	(193)△
国语	(194)
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	(194)△		
战国策	(197)
冯谖客孟尝君	(197)	鲁仲连义不帝秦	(203)

- 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 (213) △
聂政刺韩傀 (213) △
- 论语 (215)
- 学而 (215) 为政 (216) 里仁 (217) 公冶长 (218)
雍也 (220) 述而 (220) 泰伯 (223) 子罕 (223)
先进 (224) 颜渊 (228) 子路 (230) 宪问 (232)
卫灵公 (234) 季氏 (235) 阳货 (237) 微子 (238)
子张 (242)
- 孟子 (243)
- 齐桓晋文之事 (243) 夫子当路于齐 (250)
孟子将朝王 (254) 许行 (255)

注：加“△”者为无注或加古注的文选

第一章 怎样使用工具书

我们在学习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时，常常遇到生字难词，或不知道它们读什么音，或不知道它们该怎样讲；遇到一些成语典故，或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或不知道它们的出处。这些问题都需要借助工具书来解决。

工具书是专供人们学习、研究、写作时查检用的特殊图书。它将许多资料汇集起来，按照一定的顺序（如按笔画、读音、年代、图表等）编排，帮助人们迅速地查找到所需的答案或参考资料。这类书，有如人们进行生产或其他活动必须经常使用的工具一样，因此有“工具书”之称。

工具书虽有“工具”之称，但它又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工具不同。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工具书都不只是单纯的材料汇集，而是根据一定的政治需要，按照一定的阶级观点而编辑的，因而都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工具书尤为明显。因此，我们在使用工具书时，要用正确的观点作指导去分析工具书存在的问题。不过，要求我们正视过去工具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正是为了使这些工具书能为我们今天的学习、工作服务，我们决不能因为其中反映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全盘否定，一概不用。我们“要辩证地看，历史地看”、“不能形而上学”。（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周总理接见出版部们负责人讲话）我们必须学会使用工具书。

第一节 要了解常用工具书

我国早在汉代就有了工具书，两千多年来，出现了各式各

样的工具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不少。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去了解所有的工具书，而是根据我们学习的需要，着重了解与学习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有关的工具书。

一、说文解字（简称《说文》）

这是至今所见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由东汉许慎（叔重）编撰。《说文》原书分十四篇，又叙和部首目录一篇，许慎之子许冲将书进上东汉安帝时，以篇为卷，故称十五卷。今存宋初徐铉校定本，每卷分上下，共三十卷。

《说文》全书共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解说字数为十三万四千四百四十一个，共有部首540个。部首排列起“一”终“亥”，其余大体上是“据形联系”如“一”后是“二”、“示”、“三”；“目”后是“眎”、“眉”；“盾”、“自”与“眉”的形有关，故列于“眉”后。凡部首相同的字都列在同一部首下。如“语谈谓谅诰请谒许诺”等字都在言部。大体意义是相同或相近的字尽量列在一起，如“咺𠂔𠂔𠂔”均为小儿哭泣不止，故列在一起。

“梅杏柰李桃”均为果名，故列在一起。所收之字，以小篆为主体。如果这个字有古文或籀文，就列在篆文解释之后，古文、籀文都算“重(chóng)文”。只有少数是以古籀为正篆，而把小篆附在古籀之后，如“上”字。

《说文》的解字体例，是在每字之下先解字义，然后按“六书”解释形体构造。以解释字的形、义为主，有的字还在解释字形、字义后标音，注明“读与某同”（许慎著《说文》不用反切，反切是徐铉校定时加的）。象形字，注明“象形”或“象某之形”。指事字，注明“指事”，如前面举的“上”字。要注意的是，有时在指事字下也注明“象某之形”，如卷四下“刃”字下注“象刀刃之形”，刀刃是抽象的，无法象形，只能用“、”指示刀锋处，说明是刀刃的意思，所以应为指

事。这一点需要仔细辨认。会意字，注明“从某从某”或“从某某”。形声字，注明“从某某声”。“从某某，某亦声”，是会意兼形声字。“从某省”，是说取某字之义，但不取其全形。“从某省声”，是说取某声，但不取其全形。注“读若”引一句的，是说读若这一句中的某一字。“一曰”，说明这个字有另一个意义或又一读音。“或从”，是说这个字还有异体。

今天看来，《说文》是我国古代一部很有价值的字书。首先，它保存了大部分先秦的字体，为我们研究先秦的篆书及更早的甲骨文、金文提供了重要依据。有了这部书保留下来的小篆及小篆之前的古文字，我们才能对照认识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两代的金文以及战国时代的古文字。其次，这部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分析文字的理论，而且首创了按部首将汉字系统归类的字书体例。这对后世文字结构的分析研究以及字书、词典的编纂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这部书重视对字形结构及造字含义的解释，并重视引用经传训释及诸家之说，保存了许多汉代以及汉代以前文字训诂的原始材料，为我们阅读古书和研究古代文字、音韵、训诂提供了重要资料。我们今天要了解字的本义，分析汉字字形结构，探索古音，都离不开《说文》。

但是，《说文》也存在不少严重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字义的解释，反映了许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如解释“天”是“颠也，至高无上”。

“神”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神，万物都是“神”引出来的，而且宣扬天人感应。

第二，对字形的解释，有时不免主观臆断，穿凿附会。如解释“射”字，《说文》在“弣”字下解释：“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又写作“射”，解释：“篆文弣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其实根据甲文、金文字形分析，“射”是箭上弦张弓射箭之形，表示射箭之意，而许慎将“弓”形误为“身”，金

文中，有的在弓箭旁有“又”，表示手，许慎误为“寸”。可见许慎这样妄加解释，与他未见过殷商的甲骨文有很大关系。象这类错误解释，必须用甲文、金文进行分析辨识。第三，部首分得过细，如“木”、“林”分为两部，“林”实际上可归入“木”部。另外，部首的排列，以及每部所属各字的排列还缺乏科学性，因此查阅极不方便。现在，一般人都需要借助后人编的《通检》才能查找《说文》所收之字。总之，我们今天对《说文》应该历史地看，予以科学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价值和影响，又要看到它的严重问题，这样才能既不迷信崇拜，也不全盘否定。

二、康熙字典 中华大字典

《康熙字典》是清代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人奉康熙皇帝之命集体编撰的，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9年）。这部字典主要是以明朝梅膺祚的《字汇》和清朝张自烈的《正字通》两部字典为基础改编增订而成的。全书共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加上重复的古文（古体字）一千九百九十五个，共计四万九千零三十个字，是我国收字较多的一部字典。全书按照十二地支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卷。共214部首，按笔画多少依次分属在十二集里。同部首的字再按笔画多少分列先后。字典的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等韵（古代的拼音字表）、检字、辨似（分辨字形相似的字）等。正集后面附有备考、补遗等。备考收的是无从考据的字，补遗收的是按音义可增入正集但没有增入的字。

这部字典的释字体例是先音后义。在每字下面先列《唐韵》、《广韵》、《集韵》、《正韵》等韵书的反切或直音，然后解释字义。先解字的本义再列这个字的别音、别义和古音。每义之下，一般都引古书为证。有的考辨，即附于注末，并加“按”字标明。字有古体的，即标明“古文”列于本字之